

热辣的入世精神 超脱的出世情怀

——读耿志国先生新作《追寻龙图腾》

张莹

初读,有点意思;再读,有味道!

掩卷品味,近400页的《追寻龙图腾》(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)里活脱跃出一个率性、潇洒、幽默的阳刚汉子。带着积极热辣的入世精神,或诗意、或思辨地表达他超脱的出世情怀。

如果说一部作品的生命力源于个性,那么,《追寻龙图腾》里洋溢着勃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,就是其鲜明的个性。在35万字的空间里,作者谈笑风生、嬉笑怒骂、山川景色、世间百态、随手拈来。他写得酣畅淋漓,看官读得畅快过瘾。合上书,这才发现,平淡的生活,貌似琐碎枯燥,只需笔墨轻轻点拨,便可以如此新鲜青翠,活色生香。

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作品,作者归纳为散文、杂文、随笔和游记四大类,分别以“散淡心情下的闲适文字”、“杂言碎语里的析文论理”、“随心所欲中的笔墨春秋”与“游东逛西时的情景记录”做了直观的分类诠释,并将“散文”、“杂文”、“随笔”与“游记”巧妙地嵌藏其间。

“凡战者,以正合,以奇胜。故善出奇者,无穷如天地,不竭如江海。”孙子说的是兵法,但为文之道亦是如此。先看看这些文章的标题吧,《孤独,令她明亮》、《味道之外的味道》、《好鸟,话不能多》、《好马也吃回头草》、《在圣彼得堡骂人》……有点奇,有点怪,一副不走寻常路的派头,另类思维让文章之法变幻无穷。于是看官便随着作者的牵引,很想瞧一瞧他究竟要带给我们怎样一条独具特色的蹊径。

“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来看,这里所谓的天意,不过是事物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时,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性,以



非常偶然的形式出现了。这种事物发展变化的偶然性,有的给人们以非常突兀的感觉,是常理不好解释的。”

——这是散文《天意里蕴涵的哲学意义》

“在这样的情况下,等待岂不是受罪吗?况且,春光难再,逝者如斯,红杏来一次出墙,一生最美好时光中的出墙,只是希望墙外有人能欣赏自己,甚至是摘了自己去,使自己得到一生中最为快慰、最为灿烂的结局,也不枉了自己的‘红’,不枉了自己短暂的一生。”

——这是杂文《红杏出墙为哪般》

“浅爱,是那种淡淡的,却是能够持久的爱、细水长流的爱、一生一世的爱。在这个世界上,能够持久的,都不是热烈的。”

——这是随笔《学会浅爱》

“走在镇中那条河石铺成的街路上,春雨,刚刚为之洗去了泥滓,一块块的河石,如同被人仔细地擦拭过一般洁净,实在是令我不忍下脚,甚至有了想弯下腰去,亲手抚摸一下那河石的冲动。街两旁的屋宇,墙体斑驳,表露

出经历了无数风雨的沧桑;墙脚下,浓重的青苔,默默地述说着过去岁月的艰辛。”

——这是游记《雨后探访桃花潭》

随性的散文,个性的杂文,率性的随笔,知性的游记,一一铺陈,以耿氏特有的幽默睿智的语言贯穿其中,自有一份鲜活的洒脱洋溢在字里行间。写作是快乐的,对于生命和生活,我们总是有所感,有所思,有所悟,作者选择以文字来宣泄和分享。既不为稻粱谋,也不是穷愁著,作为当地政府部门的一名要员,作者自称“借俸著书”。在繁忙的公务之余,他不打牌、不抠麻、不喝花酒,爱的就是琢磨文字。跟随他多年的司机大哥说,出差的时候,忙完工作,他喜欢一个人出去走走,信马由缰,回来之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写画画。那个时刻,他是纯粹的,不依附、不从属。灵魂纯净,心手合一。文字是形式,思想是内核,他尽情地表达他自己。世界在他心中,万物笔尖流露。直抒胸臆,既是件快乐的事儿,也是一件简单的活儿。

人一简单,境界就阔大了。

病着的树

高旭

小区后门东侧有一棵树,这棵树在那里长了多少年,似乎没有人留心过。似乎在记忆中,它始终那么粗,那么高,没见一点变化。

小区后门外树很多,之所以只注意到它,是因为它每到夏天就生很多很多虫,一条条的虫悬在一根根细丝上,参差错落地垂下来,树叶几乎是没的,光秃秃的树只有成百上千条虫为伴,看上去很恶心,大家走到这里,总是尽量避开,唯恐碰上虫子。久而久之,树彻底成了“虫树”,即使到了春天,树上短暂的长出绿叶,人们因为清楚它的历史,也总习惯性地离它远远的。我也和所有人一样,经过后门时,总想方设法离树远一点,上面一条条蠕动的虫子实在让我起鸡皮疙瘩,有时不小心踩了掉在地上的虫子,那种刹那间的柔软,伴着细微的液体扑扑的声音,事后想想还是很恶心。

出了小区后门往东边再走50米,就是一所在我们当地很有名的幼儿园,孩子穿着统一的园服,朝气蓬勃地从幼儿园放学出来,很多都要经过这棵树边,远远的家长就把孩子往自己身后拉,唯恐孩子碰到虫子,有几个顽皮的孩子拿一截长长的树枝拽虫子,也很快被制止,意犹未尽地回家去。

这天我路过幼儿园正值放学时间,孩子们蹦蹦跳跳冲出大门,三三两两一起向家走去,家长也三三两两地跟在后面。快到树前,家长们加快了步伐,追上自己的孩子,试图拉扯他们远离那棵病树。胆小的女孩乖乖地绕过,可有两个小男孩试图去弄个虫子玩,却立即被大人喝止了。

“这棵树真可怜,为什么有这么多虫却没有医生帮它治病呢?”一个孩子幽幽地说。

一边的爷爷解释:“以前应该也打过药水,结果没作用,所以就没人管了。”

孩子很不满意这样的答案,“为什么不继续给它治呢,多治几次也许就好了,不会被这么多虫子欺负了。”

听到这段对话,我不由走进这棵树,仔细看了看它。因为没有叶子,所以我不知道这是棵什么树,因为它总病着,被虫吸取了本属于它的营养,所以它总是瘦弱的,看不出它应有的挺拔和茁壮。是啊,它本该是一棵和边上所有的树一样葱绿的,健壮的,可只有它没有叶子,没有绿色,只有千百条恐怖的虫子把它侵蚀着。我们日日走过,天天鄙夷,却没有人像孩子这样替它的命运可惜哀叹着,没有人想到过,如何替它改变命运……

回头想想,生活在尘世中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,我们为流落街头的乞丐叹息,却担心他们是骗子所以不甘施舍分文;我们为电视中贫瘠土地上的人们生活艰难哀伤,却推说国家的责任而置之不理;我们为挣扎于城市的打工者生活艰辛而抱怨,却不能时时刻刻善待他们;我们为医院里被病痛折磨的孩子而揪心,却总以为会有别人帮助他们而自己泰然处之……我也是曾是其中一个怨天尤人、自我安慰、自我保全的人,我也曾在利益面前把自己的私心用美妙的借口掩饰的人,我也是一棵生病的树,不同的是,树无法把身上的虫自己赶走,而我却是亲手培养了一条条虫放在自己心里。

总相信“世上还是好人多”,因为如此,所以我们总相信利益会倾向于自己,可有多少人想过,没有付出的我们,凭什么只想获取?病着的树似乎可以被忽视,可病着的人又该由谁来医治?

就算总是绕开那棵树,可我知道,那些虫子缠在树上,也缠在我们心里。



谁是英雄

叶华增

何谓英雄?大凡英雄者,文经武纬,胸容四海,志在社稷,有“天为棋盘星为子”的气概,有“地为琵琶路为弦”的壮志。

看那历史的天空,号角连营,金戈铁马,沙尘滚滚,千载悠悠史,英雄者辈出。

有道云:“胜者为王,败者为寇。”提起这句话,很容易让人想到刘邦和项羽。

有人说刘邦是小人。因其人心过于曲折,且善伪装诡辩。韩信初投刘邦时,刘邦不予大任,后经萧何说之以利害,月下追韩信,刘邦方才登坛拜帅,托付军中大任,并言,统百马之师,吾不如韩信。至刀枪入库之日,因怕韩信功高盖主,终借故杀之。刘邦如此工于心计,非真英雄也。

有人称项羽为“失败英雄”,易安居士亦有诗曰: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。”

然而,曹孟德曾有言曰:“英雄当有包容宇宙之机,吞天地之志。”项羽匹夫之勇,非真英雄也,刘邦能屈能伸,才是“伪小人”。

垓下一战,项王兵败,如能知错改过自新,卷土重来,亦可有转机,所谓“江东子弟多俊,卷土重来未可知。”然项羽只因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而无力自拔。更没有勇气面对眼前的失败,自称“时不利兮”,于是以乌江自刎作为逃避。尚想,性命都已保不住了,还要虚假的面子有什么用呢!项羽至死也不承认自己的思想上与战略上有错误,而归罪于

天。难怪有人称其为“一浑人尔”。

刘邦夺取天下,依靠的主要就是韩信这一将领。韩信在外能攻城掠地,在内可以辅佐君王。这样的奇才能甘心为刘邦效力,可见刘邦的用人之精。韩信初投项羽,虽经亚父范增引见,却只被安植了执戟郎的小官,后投奔刘邦,经萧何推荐,刘邦不计前嫌,授予他治粟都尉的官职。后韩信展现其出色的军事才能,刘邦又全权托付军中大任。至马放南山,韩信收留项羽昔日部下,刘邦虽勃然大怒,却只削去其“楚王”封号。在得知韩信被吕后赐死后,以国君之礼安葬,并言明韩信之后世代为侯。

刘邦才是真英雄。